

旧版
书系

西行记

Xixing Ji

李广田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西行记

Xixing Ji

李广田 著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行记 / 李广田著. -- 2版. -- 昆明 :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11

(旧版书系)

ISBN 978-7-222-17633-1

I. ①西…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5328号

出品人: 李 维 赵石定

责任编辑: 唐贵明 朱 颖

装帧设计: 燕鹏臣

责任校对: 董郎文清

责任印制: 代隆参

书 名	西行记
作 者	李广田 著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发 行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http://ynpress.yunshow.com
E-mail	ynrms@sina.com
开 本	787mm × 1092mm 1/32
印 张	5.25
字 数	100千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印 刷	云南出版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书 号	ISBN 978-7-222-17633-1
定 价	25.00元

如有图书质量与相关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审校部电话0871-64164626 印制科电话0871-64191534

编者的话

历史上，由于某种特定条件，有些近似巧合的人或事，会极其相似地出现，然而，历史绝不重演。过去的就过去了，永远地过去了。《论语·子罕》曾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在今日，由于现代交通之发达，完全可将前人几十日长途跋涉的路，缩短为几十分钟舒适的空航距离，寓于神话、童话所变幻现实的梦，也有现代科技使之成为真真切切的现实，恍惚这个世界越来越小，可以想象的空间已渐失去，不得不感叹这“不舍昼夜”之所“逝”，已无比地加快其“逝”速。

从目前历史分期断代的办法看，贴近我们“当代”最近的“现代”之末，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距今也已七十多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作家斯诺在“云之南”做他的“马帮旅行”时，说昆明“这个城市伸出一只脚在警惕地探索着现代，而另一只脚却牢牢地根植于自从忽必烈把它并入帝国版图以来就没有多少变化的环境”。此说，在封建了几千年的土地上，东西南北，闭塞滞后的地区，概莫能外。甚于此者，六七十年前的历史，有时也无异于几百年前的旧

闻。即便在当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有些路不通，人罕至，封闭于深山老林、穷乡僻壤，还没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家，其生存形态，对今日也是遥远的，从根本上讲也属于“没有多少变化”的旧事。它翻天覆地的新旧、隔世之变，有时也只是几年间的事，距今也已半个多世纪了。

尽管过去的一切，随流逝的时光流远了与今日的差距，但它毕竟还是今日的历史与文化之根。沧海横流，世事纷纭，男女老幼、强弱智愚、善恶忠奸、尊卑贵贱，在人生的舞台，同台亮相，都是好戏。以此为历史经纬的故事和人物，无论英雄豪杰、贪官暴君，还是顶天立地、有仁有义的人民，都有他们的正史、野史、传说、逸闻。就是他们的生存环境、民风民俗，也随着这一切而有它的沧桑巨变。今日要了解、研究它，无法不借助一些过去的资料。将这些为数有限的资料束之高阁，不予充分利用，乃至散失，是有负于国家和民族的。

于是，我们从现代、近代，云南的、西部的，到更广远之天地的有关文化、历史、民族等等的有识之士的札记、掌故、田野调查、逸文旧稿中，选出一批当时和今日依然有其影响与价值的专著和篇什，编辑为书系，以介绍给读者和关心、研究它的朋友们。由于“逝者如斯”，一些作品的认识、审美、资料价值，有的往往还会与日俱增，由此，更增加了我们介绍它们的责任感。

时代在巨变，正如许多学者所言，我们“每天都有珍贵的民间文化品种在消亡”。形势亮出了黄牌，他们呼吁“抢救”民间的文化财富，提出“需要深入当代民间进行‘田野调查’”。这里入选作品的作者，不少正是当年的“田野调查”者，他们深入到所谓的“蛮荒之地”，在旅行、生活条件极差，乃至恶劣时，以其惊人的毅力，在天灾，也在人祸所遭遇的惊险中，写出他们耳闻目睹之种种，有的归纳、概括而抽象为更具理论色彩、更具文献价值的调查报告，有的则更侧重沿途实见实闻的纪实，夹叙夹议，所悟的学问常常深于一见一闻，遇险的惊恐又常与人生闯荡的乐趣同在，大多写得朴素、清新，和平冲淡中确有委婉的情致。他们，有的定居该地，已属当地居民，有的，调查的行程，一年半载的跋山涉水，想蜻蜓点水似的所谓“深入生活”，想追名逐利而做所谓的“研究”之浮躁，都不可能。他们，不乏过去的先贤名儒，名校名师下的研究人员，多有鲜明的民主意识，同情广大的劳苦大众，抨击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与社会结构，维护人道、人权，正视压迫、剥削、两极分化的现实。从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对东西方的一些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所引发的思考，为我们打开了眼界，打开了思路，于此回顾、前瞻的天地，更加宽阔。

这些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的作品，若无他们的局限性，也就无须后

来的社会进步。除了书中的白纸黑字，他们跋涉在穷山恶水的艰辛和为此追求的执着顽强，正是对这土地，对这土地上的人民之爱，虽然并不排斥有的也许出于好奇，想探险、冒险，但他们作为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其大中国的兄弟之情，是无可怀疑的。可是限于当时政治结构之情和个人识见，将人民对反动统治的反抗写作“叛乱”，在正视人民的痛苦时，又仅从当地的风光与人情称他们所在之地为“乐土”，或对他们的风俗习惯，简单地以自己的好恶来看待，难免有些偏颇不当之处，但从整体来看，作者的爱心都是浓浓的，有些不周之处，或是漏洞、失误，都不难理解。照排之旧书，就该看到它是过去另一个时代，另一些作者，在不同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所写成的作品，就该看到它的局限性，更为新时代而自信。

世事变迁，“逝者如斯”，前人有的看法无法请他们统一，后人无权强求一统。有些说法，能理解，并非简单地认同。能作注的，加注；若难查证的，存疑。乍看，有些不明白处，顺读下去，就理清头绪了。

本书系的选编，除由繁体字改为现代简体字横排外，内容基本保留原貌，有的地方，另加编注说明，以便读者阅读参考。

为保留原作资料的真实性和风格，对个别带有民族歧视的描写和用语，未做大的删改，请阅读中予以鉴别。

书 前

周良沛

诗人柯岩那句“人的一生，都在路上”的短句后面，正是无数无数长长的，长长的，有的还是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的路。它确实是哲理的诗意表达，能奋进生命，也是无奈于生命的长叹。大千世界，不论什么人，不论他尊、卑、贵、贱，一生不都在走着，并要走完他的人生路么？可每个人对道路的选择，怎样去走自己的路，就大不一样了。

别了多年之后，眼前广田（1906年10月1日—1968年11月3日）同志这本《西行记》，真是看他向我们走来了。

然而，他确实确实离开我们三十多年了。是在十年“文革”中遭受迫害致命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四日，云南大学对李广田的批斗开始，从此被拘留，失去人身自由。此后，李广田被拘留达一年半之久，精神上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他说：“由于长期被孤立，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当

我一个人被关在那小小的牢房里的时候，我想试着唱一首歌，但我已经唱不出声音”，“心里有千言万语说不尽”，而“我没有声音了”。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日红卫兵前来提审，门卫只见他在晚上八点四十分被红卫兵押出学校后门。第二天凌晨，一位路过莲花池的农民发现李广田的遗体直立水中。当天，云南大学大课堂北墙上发现标语“李广田好”！于是全校动员清查“反标”，没有结果。

这个没有结果的清查，还是诗人一生的结果。^①

历史真会开玩笑，据公开出版的《李广田年谱》上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地说到“闭起眼睛划李广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会错”的狗男狗女，摇身一变，一夜暴富，有权打人的“英雄”又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英雄”了。这真是对历史的讽刺。当年，说广田“反”这“主义”，反那“主义”的，不就是走哪条路的问题么？别的，该怎么评论，咱不清楚，可广田走的，确实是条不易的人生路。他——

生于山东邹平县草庙头村，在一个“有病不请医生，受欺不敢反抗”，除非红白喜事，“乡党邻里都很少来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农家。兄弟四人，排行第四。原名王锡爵。因家境贫寒，不满周

^①本篇凡未另作注的引文，均引自《中国新诗库·李广田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5月版。

岁，便被“借”给中年无子的舅父，过继为子，改姓李，名广田。幼入村中私塾，后在县城读小学，死读“昔圣先贤”之理。加之家庭贫寒，又是异姓过继来的人，使这少年不像少年。人们称赞他“老成持重”。一九二三年十七岁时，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与邓广铭、臧克家同班。佛家儒家的影响，叫他老在无故地克制自己时，一种逆反心理随着年轻人的生命力而外扬，把兴趣转到文学方面来。他先是写诗，后和几个同学在校内办了一个“书报介绍社”，从京沪等地赊购“语丝社”、“创造社”等出版的新书，在学校推广了新文学、新思想。一九二八年，北伐军节节胜利，工农革命高涨，各地的军阀势力十分恐慌。三月，济南发生暴动案。“书报介绍社”所购新书中有《文学与革命》，被山东督办张宗昌的特务查获。二十六日李广田被捕，入狱四十余日，受尽酷刑。父亲卖掉祖传的林木果园，也未能将他赎出。“五卅惨案”，日军开枪打死我五千军民，前三日北伐军在蒋介石打着继续“北伐”和“统一”的旗号下，实际上在打新旧军阀之间的战争，他们三面包围济南。张宗昌一看大势不好，连夜逃出山东。由于政局变化。他于一夜枪声之中恢复了自由。

这一事件的结局，只是他一生的开始。但，也像他死后那场没有结果的清查正是他一生的结果一样，这一开始，也画下他一生轨迹的中轴线。出狱后，教

小学，后又上了北京大学英文系，与卞之琳、何其芳三人合出的诗集《汉园集》赢得“汉园三杰”的美誉，他是三者之中的兄长。他毕业后回山东，在济南中学任教，抗战爆发，即随校流亡，经河南、湖北到大后方四川罗江。为“这伟大的时代正是一个最好的锻冶厂，我们将在工厂中锻冶我们自己”而创办了《锻冶厂》。他这样教学，在学生中这样传播进步思想，自被解聘。在西南联大“民主与独裁，迫害与反迫害，饥饿与反饥饿”的斗争中，他与民主斗士闻一多等，宣誓要追捕反动派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惨案”的凶手，为死者报仇。李公朴被特务暗杀，血渍未干，闻一多又遭毒手。他和李何林把他们的著作搜集起来，以备出版而纪念死者时，又获悉自己已上了特务的黑名单。但他毫无畏惧，依然故我；复员北上到天津南开，也依然积极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公开发表讲话怒斥反动派的法西斯暴行，当局再次对他发出通缉令。形势所迫，“经朱自清先生邀请转到清华大学任教。‘清华园’在白色恐怖中大搜捕时，他家中就正隐蔽着地下工作者”。

他是在这样的考验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解放后，他调云南大学任副校长、校长。

过去，他是凭人所以是人的正直、天理良心走近了进步的书籍，自然而然地投入了现实之中的是与非、进步与倒退、革命与反动的实际斗争而入了党；在一九五二年的整风学习中，他实事求是地讲到他耳

闻目睹的农村干部违法乱纪、学校教学质量下降的严重后果所示的党心时，虽然不能说他认识超前，但后来党中央所反的“浮夸风”等不正之风，正能说明他的实事求是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政策一致的。可遇到“闭起眼睛划李广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也不会错”的，有权还掌握广田政治命运者之流的手上时，广田这样诚实、正直的读书人还能有他的好日子过么？“反右倾”中给他戴了帽子，中央来了甄别政策时，也借故“维持原结论”，拖到一九六二年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已无法再拖，才给他甄别平反。十年动乱，非常时期，这号人更是无法无天，与马克思主义根本宗旨对着干，还打着红旗以保官升官。无论何处，有这么几个“南霸天”、“北霸天”的，能有宁日么？广田的结局，似乎也就注定了。

他走过的是条什么样的路啊，说“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也不是常说的那种“曲曲折折，坎坎坷坷”了。他正是在自己所说的“锻冶厂”，经过了不同时代的几番风雨的“锻冶”，几乎是佛家所说的“修炼”了，不是成仙，而是让我们看到他为人的人格力量，也像仙的灵光闪烁。

这本《西行记》，正是广田记述他在抗战爆发后随校入川，“锻冶”自己的一个片段。虽然他以“汉园三杰”而诗名远扬，可他和何其芳个人的第一本专集，都是散文集。他的老师周作人为他的处女集《画廊集》所作之序，从书名的“画廊”二字联系到那所谓“斯

多葛派”（Stoikoi）的希腊哲人中间的那个“画廊派”。这“派”名，是由他们的师父什农（Zenon）讲学之地的画廊（Stoa Poikile）而来，与广田的《画廊集》之“画廊”本无什么必然联系，但他们主张“顺应自然的生活，而人有理性，有自然的幸福的生活即在具备合理的德性，由聪明以及勇敢中庸公平，达到宁静无欲的境地”。周作人很赞赏这“画廊派”的“神灭论与其艰苦卓绝的作风”，称其与广田“那种艰苦卓绝的生活与精神，画成文之好与不好亦自不足论也”^①的淡泊名利，只问耕耘的人生态度倒是相契的。其他的是否都那么一致，则未必。他们“三杰”之中，用卞之琳的话说，只是“彼此感到亲切”^②，以诗会友之友。他们，“都倾向散文不拘一格，不怕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论评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在乎写成‘四不像’，但求艺术完整，不赞成把写得不像样的文章都推说是‘散文’。广田最初有个时期写散文最多，写得确有点像他自己要求的‘行云流水’式，富有抒情味道，朴素、恬淡，而其芳最初也在这方面颇有突破，写得精雕细琢，浓郁、华丽。他们两个在这方面倾注了不少诗情、诗艺”^③。不同的艺术追求，自然有不同的艺术风格，但又为他们“汉园”的关系，以人划线，将广田也一道划为“京派”作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

①周作人《画廊集·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卞之琳《汉园集·题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③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学界相对于“海派”所言的“京派”，也是新时期评论家一个颇有说法的题目；针对具体人具体作品的艺术分析，往往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有的以此所做的科研项目，有时也未必科学。

广田的散文，卞之琳有言：“一清如水，更无需诠释。”^①一旁饶舌，自讨没趣。这本《西行记》，一九四二年三月由重庆国民图书社初版，是以书中的一篇《圈外》为书名的。它叙说了抗战时官场那种空话、套话连篇，搞形式、走过场的“空传会”：一个是只有些军人、学生，场面冷落，却把真正的民众——老百姓排斥在“圈外”，“仿佛是站在一个玩把戏的圈子外面”看圈内“玩把戏”；而在另一处，聪明的专员，“却是借用了警察的棍子把他们——民众代表——赶了来”，跟着他一起“耍把戏”。它将旧政权的腐朽，是写透到骨子里了。广田同志正是这么冷眼观世，朴实、真挚、亲切地记述了此行之所见所闻，自然也是自己一段心路的历程。比之他一生一些富有戏剧性的，或摧残身心的惨烈，它倒是些较为平易的故事。可是，他正以这种平易，没有任何炒作的自我吹嘘而记述自己怎么投入抗战，走向人民，走向进步的。朴实的行文，正是诚实者的本色语言。如写转斗铺卖豆腐的向他说到红军“对穷人很好”，这在白色恐怖下，说这样的老实话，是要有胆识的。如那因吸烟早衰而早朽，谁也想不到是那妇人儿子的《母与子》，以及儿媳跟保

①卞之琳《李广田散文选·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版。

长混在一起，为此得来不少“方便”的故事，确实“混淆了短篇小说、短篇故事、短篇评论以至散文诗之间的界限”，不是坏文章而名之的散文，而是写散文写出的好文章。将政府腐败无能，民不聊生的人世，在平易中写得不平易，生动地再现了广田人生选择的可信性。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人的一生，也不容易。当年说广田反了这反了那的，而他人生的轨迹所说明的，不正是对此一记响亮的耳光么？心术不正、整人发家者，不论他怎么荣华富贵，行尸走肉的活着也是死了；而死去的广田，却活在他的诗文中。

广田今日，还在路上……

初版自序

这里所辑辑的大都是纪行的文字。

抗战开始的时候我在济南，济南危急的时候我随学校迁到泰山下边。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在敌机狂炸中又离开了泰安。以后辗转南下，由河南而入湖北。我们在汉水左岸的郧阳城住过半年，又徒步两月而入川。离郧阳时是十二月一日，又正值严寒的日子，到达目的地后，却正是遍地菜花。

在这小集子里所写的，就是由郧阳到四川的沿途情形。

这是一段极其难行的道路。

古人有“蜀道难”之叹，但我这里所说的却非指“蜀道”而言。

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三十日《大公报》载：“中央社成都二十八日电，中央社记者二十八日由宝鸡经川陕公路，抵达成都，历时凡五日，沿途作一简略之视察，深觉该路之建设，已突飞猛进，虽有秦岭、凤岭、酒奠、梁紫关岭、七盘山与巴山诸海拔二千公尺之崇岭，但路面平阔，畅行愉快，汽车每小时行驶三十公里，全路任何小桥，亦均可驶过七吨以上之车辆，此为贯接西北与西南之惟一陆地交通线。沿途商旅运输工具，

计有汽车、骡车及人力车三种，交接往还，络绎不绝，几有车水马龙之盛。该路系衔接古秦连云栈与剑阁栈所筑成，栈道遗迹，今已无复存在，昔人所记天梯鸟道之险，蚕丛蜀道之难，亦当随而消逝矣。由宝鸡至成都，计七百公里，二十六年始改筑石基路面，今迢迢长途之中，随时均可睹及民众凿山修桥，继续努力于新建设。时仅两载，而交通已有隔世之感，此实为我抗战建国之一显著成绩。沿途驿站均有新设之旅社……旅行便利……”

汉中宝鸡之间，我们不曾走过；汉中至成都段，是我们一步一步踏过来的，正如上文所引，确已并不难行。我所认为难行的，是从湖北郧阳沿汉水而至汉中一段。这一段完全是走在穷山荒水之中，贫穷，贫穷，也许贫穷二字可以代表一切；而毒害、匪患，以及政治、教育、一般文化之不合理现象，每走一步，都有令人踏入“圈外”之感。也正因为这种情形，我这里所记的，汉中以上，或者可以更缩短些说，安康以上者较多，以下所谓“蜀道”一段则极少；因为一进入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也就算回到“圈内”来了。但假如我们由此推开一点想，想想中国有多少农村，有多少边远地方，是不是也正在所谓的“圈外”呢？何况圈子里边也并非决然和圈子外边没有相同的情形，结果，曰内，曰外，实在也有些不大容易分辨了。但这话也已超出“圈外”，此处自不必深论。

在一个学生的手册里，我曾读到下列一段对话：